

名著 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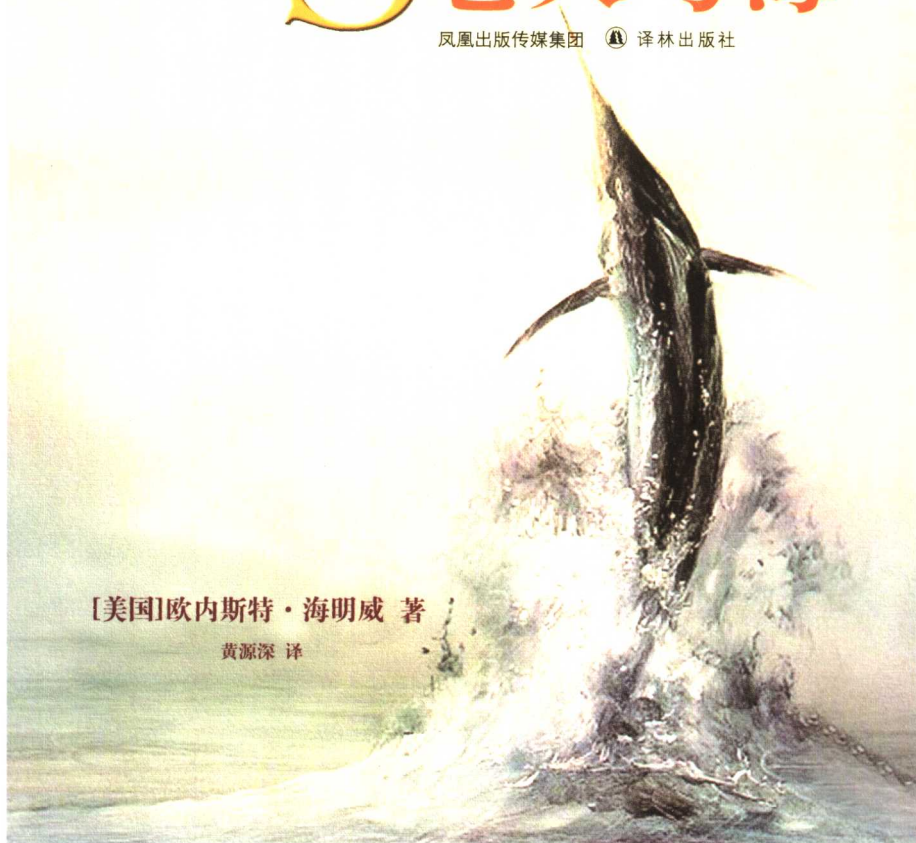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双语全译本
老人与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黄源深 译



名著 译林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黄源深 译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英汉对照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黄源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447-0016-0

I.老... II. ①海... ②黄...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168 号

Copyright ©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English and 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English and 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5-178 号

- 书 名** 老人与海
作 者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 黄源深
责任编辑 唐晓萌 於 梅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Inc. 199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875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016-0
定 价 (精装本) 1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了条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出海八十四天了，连一条鱼都没有到手。前四十天，还有个男孩跟着。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真是晦气，倒霉透顶^①。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着老人天天空舟而归，孩子心里很难受。他常下岸去帮老人的忙，把成卷的钓线，或是手钩、鱼叉和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卷起来时，活像是常败将军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布满了他的双颊，双手因为常常拽住钓线把大鱼往上拉，镌刻着很深的伤疤。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每个伤疤都像无鱼的沙漠里风化了了的沙土一样古老。

除了一双眼睛，他浑身上下都很苍老。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色彩跟大海一样。

“圣地亚哥，”他们从泊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跟你去了，我们已经挣了些钱。”

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在一条幸运船上，你可要待下去呀。”

“可是你记得吧，有一回你有八十七天都没有捕到鱼，可后来，一连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不行才离开。”

“是我爸让我走的。我还是个娃娃，总得听他的。”

“这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不大有信心。”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这个词的正确拼法应为 *salado*，这里省掉字母 *d*，疑是吞音所致。

“是呀，”老人说，“不过我们有，是吧？”

“是的，”孩子说，“我在露台饭馆请你喝杯啤酒，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去，好吗？”

“干吗不？”老人说，“两个渔夫一起喝一杯。”

他们坐在露台上。有很多渔夫取笑老人，老人却并不生气。那些年纪更长一些的渔夫瞧着他，心里很难受，但他们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水流、钓线漂入水中的深度、一连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那天收获颇丰的渔夫已经回来了，他们把枪鱼剖开，横着铺在两块木板上。板的两头各有一人抬着，踉踉跄跄朝鱼库走去。渔夫在鱼库那儿等待冷冻车过来，把鱼运往哈瓦那市场。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鱼运到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里了，在那里他们把鲨鱼吊在滑轮上，取下鱼肝，割去鱼鳍，剥掉鱼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一股鱼腥味就会从鲨鱼加工厂里飘出来，飘过海港吹到这里。但今天风转为往北吹，后来风又渐渐地停了，所以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露台上洒满阳光，很是惬意。

“圣地亚哥。”孩子唤道。

“嗯。”老人应道。他握着酒杯，回想多年以前的往事。

“我出去搞些沙丁鱼来，让你明天用，好不好？”

“不用了。玩你的棒球去吧。我还划得动，还有罗赫略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既然不能跟你去捕鱼，那总该帮点忙吧。”

“你给我买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会儿，我几岁呀？”

“五岁，而且你差点就没命了。当时我把一条鱼拖上了船，那鱼活蹦乱跳的，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尾巴使劲地拍打，撞断了划手的坐板，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那儿堆着一卷卷

湿淋淋的钓线。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我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就像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都是甜甜的血腥味。”

“你是真的记得，还是听我说的？”

“从我们第一次一块儿捕鱼那会儿起，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烧过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冒冒险，”他说，“可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又在一条幸运船上。”

“我可以去弄些沙丁鱼来吗？我还知道上哪儿搞得到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剩下一些鱼饵呢，我把它们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搞四个新鲜的来吧。”

“一个就好。”老人说。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而现在就好像微风拂过，他的希望和信心都被鼓舞起来了。

“两个吧。”孩子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是想去偷的，”孩子说，“不过，这几个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太单纯了，不会去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谦恭起来了。但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恭了，还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没有让他丧失真正的自尊。

“看这水流，明天会是个好天。”他说。

“你要上哪儿？”孩子问。

“很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要设法让船主在很远的地方作业，”孩子说，“那样，要是你捕到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来帮忙。”

“他可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这倒是，”孩子说，“但是我会看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譬如一只鸟在捕鱼，引诱他去远海跟踪鳀鱼。”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糕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倒怪了，”老人说，“他又没有捕过海龟，那才是最伤眼睛的。”

“但你在莫斯科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还照样很好呢。”

“我是个怪老头。”

“你现在还有没有力气对付一条很大的鱼？”

“我想还有。何况我还知道很多诀窍。”

“我们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就可以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了一应器具。老人肩上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盒，木盒里面装有一卷卷编织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船尾放着盛鱼饵的盒子，旁边有一根木棍，是用来制服弄到船边的大鱼的。老人的这些家什没有人会偷。但是船帆和沉重的钓线还是拿回家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有损害。尽管老人肯定当地人不会来偷，但他想，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会是不必要的诱惑。

两人一起顺着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前，从开着的门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在旁边放下木盒和其他渔具。桅杆几乎跟这个单间的棚屋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当地人称做棕榈^①——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方烧炭起火做饭的泥地。棕色的墙是用棕榈结实的纤维质叶子砌成的，那叶子被压得扁扁的，叠在一起。墙上有一幅彩色画，是《耶稣圣心图》，另一幅画是《科伯圣母图》，都是他妻子的遗物。本来，墙上还挂着一幅妻子的着色照，但因为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一瞧见便想起自己形单影只，就把它拿了下来，放在角落的一个架子上，一件干净衬衫底下。

“你吃什么呀？”孩子问。

“一锅黄米饭和鱼。你想要吃一点吗？”

“不，我回家吃饭。要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了。我等会儿自己来生火。或者我也许就吃冷饭了。”

“我可以把渔网拿走吗？”

“当然喽。”

渔网已经没有了，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都要把这场戏演一遍。孩子也知道，那锅黄米饭其实是没有的，鱼也没有。

“八十五是个幸运的数字，”老人说，“你不想看到我带回来一条鱼，去掉内脏净重还超过一千磅？”

“我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你就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

“好。我有一张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有关棒球赛的新闻。”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出来的。不过，老人从床底下取出了报纸。

“佩里科在酒店^①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捕到沙丁鱼就回来。把你的和我的放在一起，镇上冰，明天早上分着用。等会儿我回来，你跟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

“扬基队是不会输的。”

“不过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要有信心，孩子。想一想名将迪马乔吧。”

“我怕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害怕了。”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你研究一下，等我回来告诉我。”

“你认为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是可以，”孩子说，“不过你那八十七天的伟大纪录怎么办？”

“不可能有第二次了。你认为能搞得到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的彩票吗？”

“我可以预订一张。”

“一张要两块五。我们向谁能借到这笔钱呢？”

“这个简单。两块五我总能借到手。”

“我觉得也许我也能。不过我尽量不借。一回借钱，二回要饭。”

“穿暖和些，老爷子，”孩子说，“别忘了现在是九月。”

“是大鱼上钩的月份，”老人说，“五月份人人都能捕到鱼。”

“现在我去捉沙丁鱼了。”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落下。孩子从床上拿来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老人的肩膀。这肩膀不同寻常，虽然很老，却依然有力。那脖子也仍然很壮实。老人睡着时，脑袋往前耷拉着，皱纹并不明显。他的衬衫打过多次补丁，弄得很像船帆，经太阳一晒，褪成了深浅不一的颜色。不过，老人的头很老，闭上眼睛时，脸上就没有一丝生气了。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有胳膊的重量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赤着双脚。

孩子走了，没有惊动老人，回来时，老人还没睡醒。

“醒一醒，老爷子。”孩子说，他伸手碰了一下老人的膝盖。

老人睁开了眼睛，一时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然后他笑了笑。

“你搞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要吃晚饭了。”

“我还不是很饿。”

“来，吃饭。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

“我倒是怎么干过。”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然后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孩子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让你空着肚子去打鱼。”

“那就活得长些，照顾好你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呀？”

“黑豆烧米饭、油煎香蕉和炖菜。”

孩子从露台饭馆搞来了这些饭菜，用一个双层金属饭盒盛着。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勺子，每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饭馆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了，”孩子说，“你就不用去谢了。”

“我要把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给他，”老人说，“他这么款待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那我要给他的就不只是鱼肚子上的肉了。他很关照我们。”

“他还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图伊牌啤酒。我得把瓶子送回去。”

“你真好，”老人说，“我们可以吃了吗？”

“我在招呼你吃呢，”孩子轻声说，“你没有准备好我就不想打开饭盒。”

“现在我准备好了，”老人说，“我只要花点时间洗一下就

行了。”

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子里的供水站隔了两条街，在路的另一头。我得替他把水弄到这里来，孩子想，还有肥皂和一块像样的毛巾。我为什么那么粗心呢？我得再给他搞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和另外一条毯子。

“你的炖菜好吃极了。”老人说。

“你给我说说棒球赛的事儿吧。”孩子提出要求。

“我说过，在全美职业棒球联赛中，就数扬基队最厉害。”老人高兴地说。

“今天他们输了。”孩子告诉他。

“那不要紧。迪马乔这个厉害的家伙恢复了状态。”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

“那是。但有他就不一样了。在另一个联赛中，布鲁克林队对阵费城队，我肯定支持布鲁克林队。可我又想到了迪克·西斯勒，还有老公园^①里那些漂亮的击球。”

“这种好球是再也见不着了。我见过的击球数他打得最远了。”

“你还记得过去他常来露台饭馆的时候吗？我想带他去打鱼，但我胆子小，不敢开口。后来我让你去说，可你胆子也小。”

“我知道。我们犯了个大错，要不，他可能会跟我们去打鱼的。那样的话，我们会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

“我想带名将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据说他父亲是个渔夫。也许他过去和我们一样穷，能说得上话。”

“名将西斯勒的父亲从来没有过过苦日子。他——我是指他父亲——像我这样年纪的时候就在大联盟里打球了。”

“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

① 老公园（old park）：系指费城的希贝公园，曾是费城棒球比赛的重要场地。

通水手，黄昏的时候我见过狮子在沙滩上出没。”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我们是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想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同我谈谈那个了不起的约翰·J. 麦格劳。”他说J，指的是霍塔。

“以前他有时候也到露台饭馆来的，但酒一下肚就很粗鲁，说话严厉，不好相处。他的心思都放在赛马和棒球上。至少口袋里一直装着马的名单，电话里动不动就提起马的名字。”

“他是个能干的球队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最能干。”

“那是因为他上这儿来得最多，”老人说，“要是迪罗谢不间断地年年都到这里来，你爸会以为他是最能干的经理。”

“说真的，谁是最能干的经理，是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而最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更好的。”

“干吗这么说？^①”孩子说，“好渔夫很多，有些非常棒。但你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你让我高兴了。我希望别来一条太大的鱼，证明我们都错了。”

“要是你还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健朗，就不会有能扳倒你的鱼。”

“也许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健朗，”老人说，“但我掌握很多诀窍，而且我还有决心。”

“现在你该上床了，这样明天早上你才会精力充沛。我会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馆去。”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那么晚安。早上我会叫醒你的。”

“你就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岁是我的闹钟，”老人说，“老人干吗要醒得那么早呢？是为了能度过更漫长的一天？”

“我不知道，”孩子说，“我只晓得年轻小伙子睡得晚，睡得香。”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我会按时叫醒你。”

“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好像我不如他似的。”

“这我明白。”

“睡个好觉，老爷子。”

孩子出去了。两人已经黑灯瞎火地吃了晚饭。老人脱了裤子，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起来做了个枕头，把报纸塞进裤子里，用毯子裹住自己，将余下的旧报纸盖住裸露出来的弹簧，自己就睡在报纸上。

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了孩提时代的非洲，长长的金沙滩和白沙滩，白得简直刺眼，还梦见了高高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都梦见生活在那片海岸上，在梦里听到海浪的咆哮，看到本地的小船破浪前进。睡梦中他闻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絮的味道，嗅着早上陆地微风带来的非洲气息。

平常他嗅到陆上的微风就会醒来，然后穿好衣服，去叫醒孩子。但今晚那风来得很早，睡梦中他知道时候还早，于是便继续做梦，梦见岛屿的白色峰顶从海上升起，又梦见加那利群岛形形色色的海港和锚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轰动的大事，不再梦见大鱼、打架、斗力，也不再梦见妻子。他只梦见眼前的地方以及沙滩上的狮子。薄暮中，狮子们像小猫那样在嬉戏，他喜爱它们，就像喜爱那个男孩一样。他从未梦见过男孩。他就那么醒来了，他从开着的门望出去，瞧着月亮，然后摊开裤子，穿在

身上。他在棚屋外撒了尿，然后顺着路走过去叫醒孩子。早晨的寒气让他直打哆嗦。但他知道，哆嗦会让自己暖和起来，而且他马上就要划船了。

孩子家的房门没有上锁。他推开了门，赤着脚悄悄地走了进去。孩子躺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睡得很熟。此时，月亮正渐渐隐去，借着洒进屋的月光，老人能把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轻轻地拉住他的一只脚握在手里，直到孩子醒来，翻了个身看着他。老人点了点头，孩子从床边的椅子上拿了裤子，坐在床上，穿了上去。

老人走出门，孩子在后面跟着。他很困，老人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干吗这么说？”孩子说，“男子汉就该这样做。”

他们顺着路朝着老人的棚屋走去。黑暗中，一路上男人们扛着桅杆光着脚在走动。

两人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孩子拿了放在篮子里的几卷钓线以及鱼叉和手钩；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你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渔具放到船上，再去喝点咖啡。”

在一个清早供应渔人早餐的地方，他们用炼乳罐喝了咖啡。

“睡得怎么样，老爷子？”孩子问。要完全赶走睡意还是很难，但这时他已渐渐清醒过来了。

“很好，曼诺林，”老人说，“今天我信心十足。”

“我也一样，”孩子说，“现在，我得去拿你和我的沙丁鱼，还有你的新鲜鱼饵。我们的渔具都是他自己拿的，他从来不要别人拿。”

“我们不一样，”老人说，“你才五岁我就让你拿东西了。”

“我知道，”孩子说，“我马上回来。再喝一杯吧，这儿我们可以赊账。”

他走了，光着脚踩在珊瑚岩上，朝存放鱼饵的冷库走去。

老人慢悠悠地喝着咖啡。一整天他就吃这点东西，他明白应该喝下去。如今，他厌食已经好久了，而且他从来不带午饭出海，船头的一瓶水成了他一天唯一的需要。

孩子回来了，拿着沙丁鱼和用报纸包着的鱼饵。他们顺着小路向小船走去，脚底触摸着嵌着鹅卵石的沙滩。两人抬起小船，让它滑进水里。

“祝你好运，老爷子。”

“也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索系在桨栓上，俯身向前，借着桨叶在水中的推力，在黑暗中把船划出港口。其他海滩上也有船只出海，这个时候月亮已经落山，他虽然看不见它们，却能听见船桨入水和划动的声音。

有时候个别船上会有人说话。但大多数船都是静悄悄的，只有船桨入水的声音。出了港口，船只便四散开来，驶向有望捕到鱼的那一片海域。老人知道他正向远处划去，把陆地的气息留在身后，划进清晨海洋的新鲜气息里。他划过一片水域，看到了水里马尾藻发出的磷光，渔夫管这个地方叫“大井”，因为在这里海水突然深达七百英寻，水流冲击海底峭壁，形成旋涡，因此汇集了各种鱼类。在最深海底洞穴里，集中了虾和钓饵鱼，有时还有成群的枪乌贼，它们在夜间浮近海面，成为一切游荡着的鱼的腹中之物。

黑暗中，老人能感觉到早晨正在来临。他划船的时候听得见飞鱼出水的抖动声以及它们在黑暗中升空时直挺挺的鱼鳍发出的咝咝声。他很喜欢飞鱼，因为在海洋上飞鱼是他主要的朋友。他为鸟儿们感到难过，尤其是娇小的黑燕鸥，它们总是在飞翔觅食，却几乎总是一无所获。他想，鸟类中除了强盗鸟和壮实的鸟，生活都比我们艰难。为什么海洋有时候那么残暴，鸟儿，譬如那些海燕，却生得那么纤巧？大海很仁慈，也很漂亮。但是大海也

可能很残暴，而且突如其来。这些鸟儿飞着，扎进海里觅食，哀哀地小声叫着，相比大海而言，这些鸟儿太脆弱了。

他常常把大海想成 la mar^①，那是人们喜爱大海时用的西班牙语称呼。有时候，喜爱大海的人也说些大海的坏话，不过往往是把它当做女人来说的。一些年轻一点的渔夫，就是那些用浮标做钓线的浮子，出售鲨鱼肝挣到大把钱，买了摩托艇的人，把大海叫做男性化的 le mar，说成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地方，或者甚至是一个敌人。不过老人总是把大海想象成女人，某种施与恩惠，或者不给恩惠的事物。大海要是做出什么狂暴或者可恶的事情，那也是出于无奈的。他想，月亮影响着大海，就像影响着女人一样。

他从容地划着，并不觉得费力，因为很好地控制在他正常的速度之内。除了偶尔几处水流的旋涡，海面一平如镜。他让水流替他完成三分之一的工作。天蒙蒙亮时，他发现自己比预期到达的地方要远了。

我在“深井”打了一周的鱼，却一无所获，他想。今天，我会找到狐鲣和长鳍金枪鱼群，它们中间也许会有一条大鱼。

天还没有完全放光，他就放出了钓饵，让船随水流漂移。一个钓饵下到了四十英寻深的水里；第二个是七十五英寻，第三、第四个进入蓝色的海水，分别为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深。钓饵用的是新鲜的沙丁鱼，每个钓饵头朝下，钓钩的钩身穿进饵身，都被扎好，缝结实了，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包括钩弯和钩尖，都裹在鱼肉里。钓钩穿过每条沙丁鱼的双眼，在突出的钢钩上形成了半个环。大鱼能碰到的钩子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又香又好吃的。

孩子给的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长鳍金枪鱼，都像铅

① 西班牙语。mar是“海洋”的意思，la是前面的阴性定冠词，下文的le是阳性定冠词。